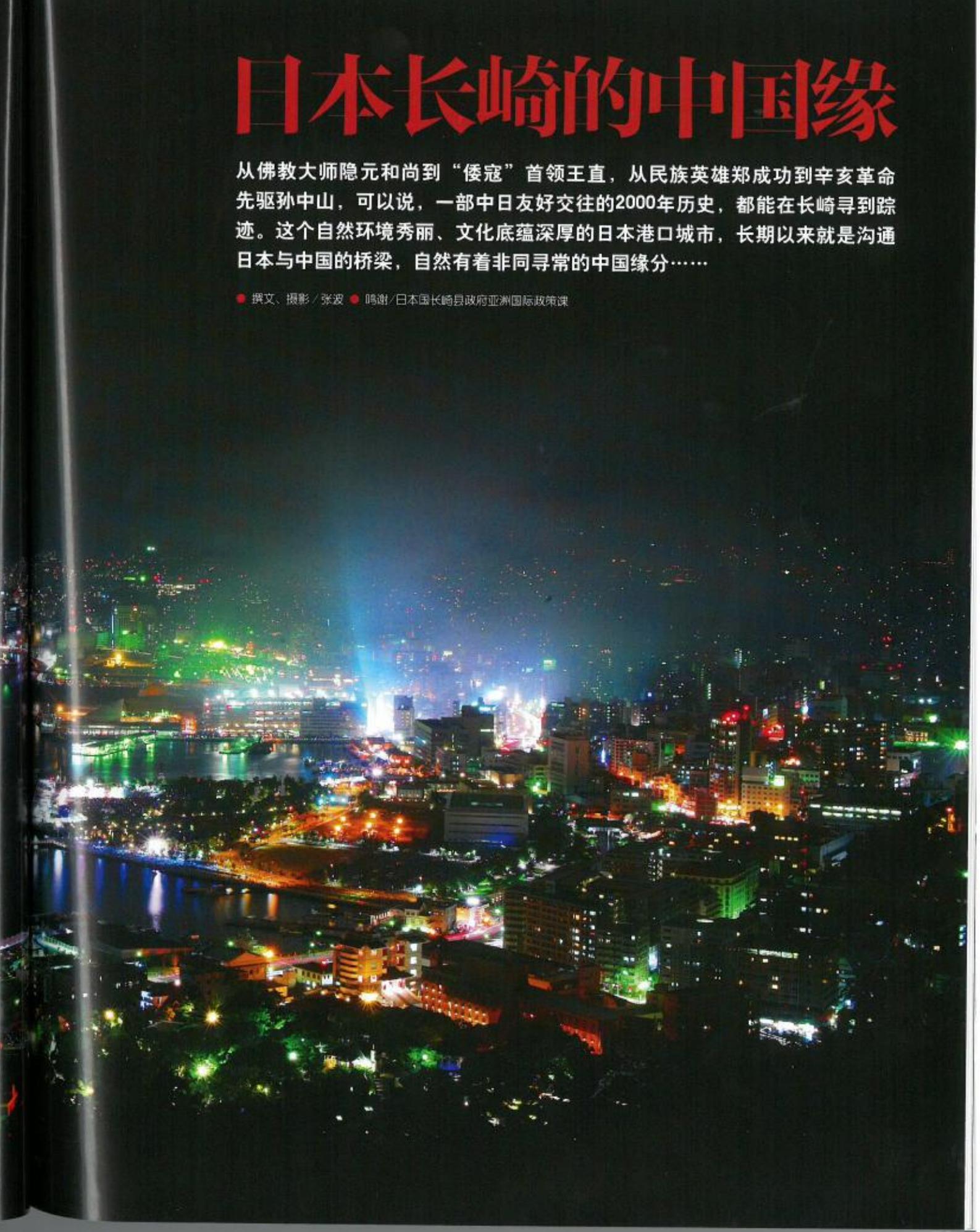


日本长崎的中国缘

从佛教大师隐元和尚到“倭寇”首领王直，从民族英雄郑成功到辛亥革命先驱孙中山，可以说，一部中日友好交往的2000年历史，都能在长崎寻到踪迹。这个自然环境秀丽、文化底蕴深厚的日本港口城市，长期以来就是沟通日本与中国的桥梁，自然有着非同寻常的中国缘分……

● 撰文、摄影 / 张波 ● 鸣谢 / 日本国长崎县政府亚洲国际政策课



窗口·中国传统与东西交融

很多遣隋使和遣唐使大都是从长崎前往中国，西方文化也大都是从长崎扩散到整个日本。



(上图)长崎的一个小村庄里的“农家乐”，唯一的男伙计在给客人展示披萨饼的烤制。日本已进入老年化社会阶段，在乡下或者小镇，很难见到年轻人。日本在1970年代已经消除贫困，良好的社会福利系统确保了日本老人们的安宁生活。(下左)长崎市内还保留着老式的有轨电车。对于历史痕迹的爱护，往往是一个城市的个性和魅力所在。(下右)一只小狗戴着斗笠在岛原城外的古代武士居住区溜达，300年过去，旁边的街道几乎没有啥改变。



从 日本福冈搭乘大巴，行驶在经过佐贺前往长崎的高速路上。此时，阳光终于顽强地从云层里挣脱出来，把几缕金光洒在日本南部的乡间田野里。在绿油油的稻田边，一栋栋传统民居，让我恍惚间穿越回到大唐兴隆的时代，当年中国的农村一定是眼前这般恬静的模样。

我惊讶于眼前居然看到如此众多斗拱飞檐式样的民居，即使在现在的中国，我们也只能在少数保存完好的寺庙才能看到，而日本乡下却保存得真真切切。唐代的丰功伟绩随着长安城一起灰飞烟灭 1000 多年后，我们居然在一衣带水的邻居家里，看到了祖先遗留的传统民居，那般古朴，那般大气。

当万千思绪涌上脑海时，我已漫步长崎街头。一阵“叮当”声传来，保留至今的有轨电车呼啸而过。街道上走来一群穿着“浴衣”的青年男女。说是“浴衣”，看起来像是和服。日本人至今每逢重大场合，依旧有穿和服的习俗。所谓和服，也是中国千年的服饰文化。我们自己早已忘却，却在日本传承至今。

就像日本其他城市一样，长崎也显得秩序井然。让外人略显纳闷的是，日本政坛犹如走马灯，内阁三天两头倒台，日本社会却是一切精致有序。来自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的副教授、东京大学毕业的人类学博士张曦告诉我，教育良好，道德高尚，奉公守法，这三点就是日本整个公民社会健康和谐发展的关键所在。

要欣赏长崎的美，夜晚降临后才是最佳时机。据说 2012 年长崎与香港、摩纳哥一起被评为“世界新三大夜景”城市。长崎入选的主要原因是捣蒜钵一般的地形营造出立体夜景，可以从稻佐山、锅冠山等不同地点远眺观赏。因为日本内海的深入，两边的海岸又是山地起伏，加上两岸的万家灯火，往来的船只渔火，共同营造出长崎立体斑斓的夜景效果。

爬上锅冠山，就可以居高临下，俯瞰长崎人

引以为傲的夜景和绚丽的烟花。我们亲临现场后，才发现的确名不虚传。

我们来得巧，正赶上 7 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是长崎人每年一度的地方性节日。长崎的政府和企业联合在这两天的晚上 8 点半开始，燃放半个小时焰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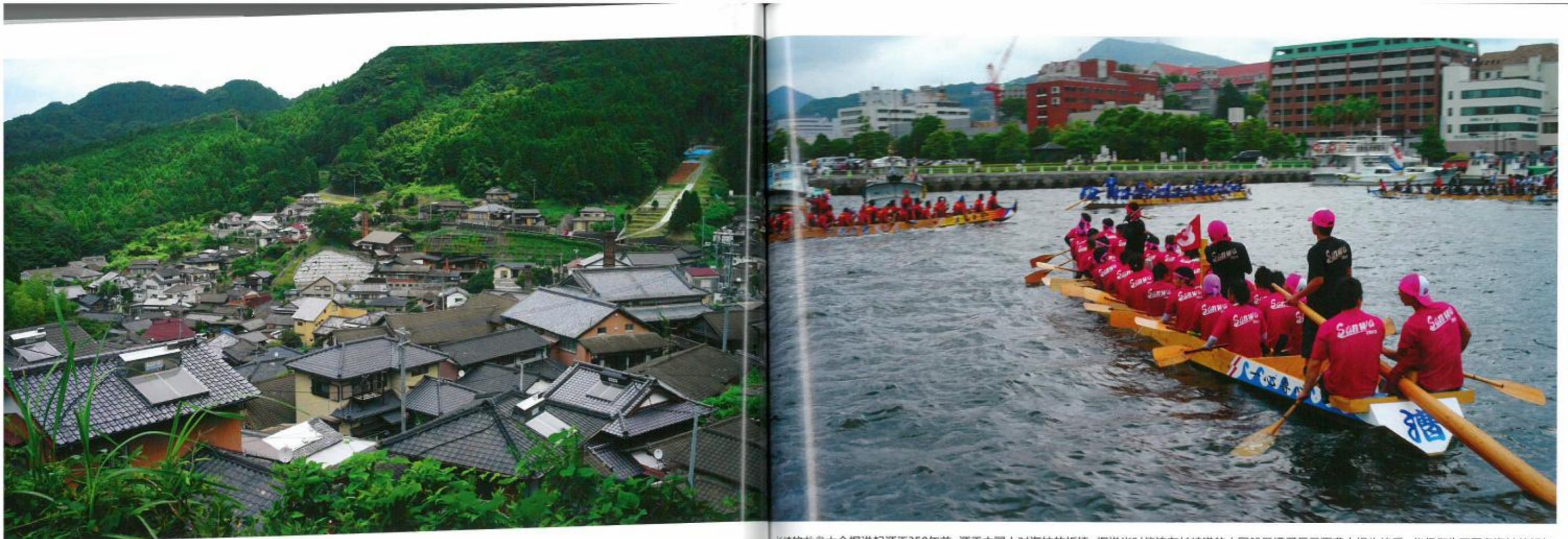
在锅冠山顶，我们和几十位当地人一起欣赏漫天绚丽的焰火。焰火是短暂的美丽，瞬间的绚烂。但是因为容易逝去，才弥足珍贵。也正因如此，人们才更加偏爱烟花。崇尚樱花之美的日本人，自然也很喜欢烟花。只是日本人赞誉长崎的夜景是“1000 万美元的夜景”，周末第一天燃放 3000 发礼花弹，第二天 5000 发，他们是如何根据礼花弹计算出夜景价值的呢？

长崎是日本的第一个对外开放的窗口，当年很多的遣隋使和遣唐使大都是从长崎五岛出发前往中国的。1550 年葡萄牙船第一次停靠长崎平户，天主教也随之传来。1570 年开港的长崎港成了面向葡萄牙的贸易港口，因此大量的西洋文化流入长崎。其后，荷兰商人也来到长崎进行交易。1641 年以后，日本闭国自封，只允许在长崎和中国、荷兰通商，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了 200 多年。

张曦讲了一件有趣的事：上世纪 20 年代，中国上海非常繁荣摩登，有“东方好莱坞”之称。当时，很多日本青年人纷纷来到长崎的港口，偷偷爬上船，离开日本到只有 800 公里远的东方大都市上海去追逐时尚。

“甚至可以说，现代日本人开始养成喝牛奶的习惯，也是从长崎开始的。”张曦说。

土地狭小，海岸线漫长，这些原因导致日本的民族性格与海洋息息相关。同时，因为缺乏国土纵深，日本很容易被来自海洋的外部文化冲击和影响。10 世纪以前，日本基本上学习来自中国的东方传统文化，呈现出高度成熟的农业文明形态；10 世



波佐见町的一个小山村，曾是当年的陶瓷村。这里的是波佐见烧的故乡。村里的家家户户都和制陶、拉坯、烧窑有关。现在都是电气烧窑，不必烧柴禾，使得小村庄的植被保护的很好。



长崎的龙舟大会据说起源于350年前，源于中国人对海神的祈祷。据说当时停泊在长崎港的中国船只遭受暴风雨袭击损失惨重。华侨们为了平息海神的怒气，决定进行赛龙舟活动。龙舟长约14米，乘坐30名选手。船桨在波涛中整齐划一的上下翻飞，铜锣略显枯燥的声响一直伴随队员们奋勇的划完1150米的距离。

文化·隐元和尚、“倭寇”王直和郑成功

对中日文化交流做出更大贡献的，是一位不太为人所知、在日本居住20年的清朝隐元和尚。

纪以后，日本又逐渐全盘西化，彻底学习和模仿西洋文化，成功转型为欧洲式的工业文明形态。

岁，现在日本佛教界著名的“黄檗宗”就是他创立的。此外，与长崎关系密切的另一位中国人，就是被称为“倭寇”首领的王直。

虽然唐代鉴真和尚到日本比清代隐元和尚早900年，但是隐元和尚在日本居住20年，比鉴真和尚多11年，影响也更大。隐元和尚本名姓林，名隆奇，法号隐元，福建万佛寺主持。他在东渡日本后，在宗教、建筑、饮食、绘画、音乐和书法诸多方面，把中华文明传播到日本全国。原本计划在日本只停留3年，结果在幕府的再三挽留下，隐元和尚再也没有离开日本。他后来在京都按照家乡寺院的模样又建立了一座万福寺。隐元和尚在1673年去世，享年82

岁平户，他的住宅周围形成了第一个唐人区。

“王直可以说影响了整个日本的发展历史。”周国强说，“他第一次把铁炮带到日本，改变了日本的兵器历史。他还从澳门给日本带去了第一位天主教的葡萄牙传教士，改变了很多人信仰。就连当今蜚声世界的日本柔道、空手道，其实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现在的长崎平户，专门给王直立了一尊雕像以示纪念。

同样在长崎县立大学国际情报学部任教的历史专家祁建民教授也是中国人。他说，我们不要低估古人的智商，从中国到日本其实有一条捷径，由中国出发，经朝鲜半岛到达釜山，从釜山港出发，穿过对马海峡，经对马岛抵达长崎，一路上都有岛屿举目相接。“只是在后来日本和朝鲜关系恶化，这条安全便捷的海路被切断，日本才不得不选择横渡东海冒险去中国。”

中国驻长崎总领事李文亮还告诉我，说到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大陆很少人知道他1624年出生在长崎。他的父亲郑芝龙就是所谓的“倭寇”，

后来投降了清朝政府。郑成功的母亲就是日本长崎的姑娘，名叫田川松。现在长崎的平户市还有郑成功的出生地石碑和纪念馆。

据周国强的调查研究，在长崎人的日常用语中，几乎到处都可以找到中国文化的影响。比如说，长崎话“吃饭”的发音就是福建方言。月饼、藕粉、银杏、牛皮糖、海参、菠菜、辣椒、萝卜、山药、杨梅、乌龙茶等食物名称，都来自于中国福建的方言。生活用品中，银子、风铃、竹椅、茶托、花瓶、面盆、算盘、烛台和灯笼等长崎话，也缘自中国的地方方言。

长崎还有中国政府捐赠的雕像——孙中山和梅屋庄吉夫妇的铜像。中国辛亥革命的成功，最大的海外资金来源，就是孙中山的好朋友、长崎商人梅屋庄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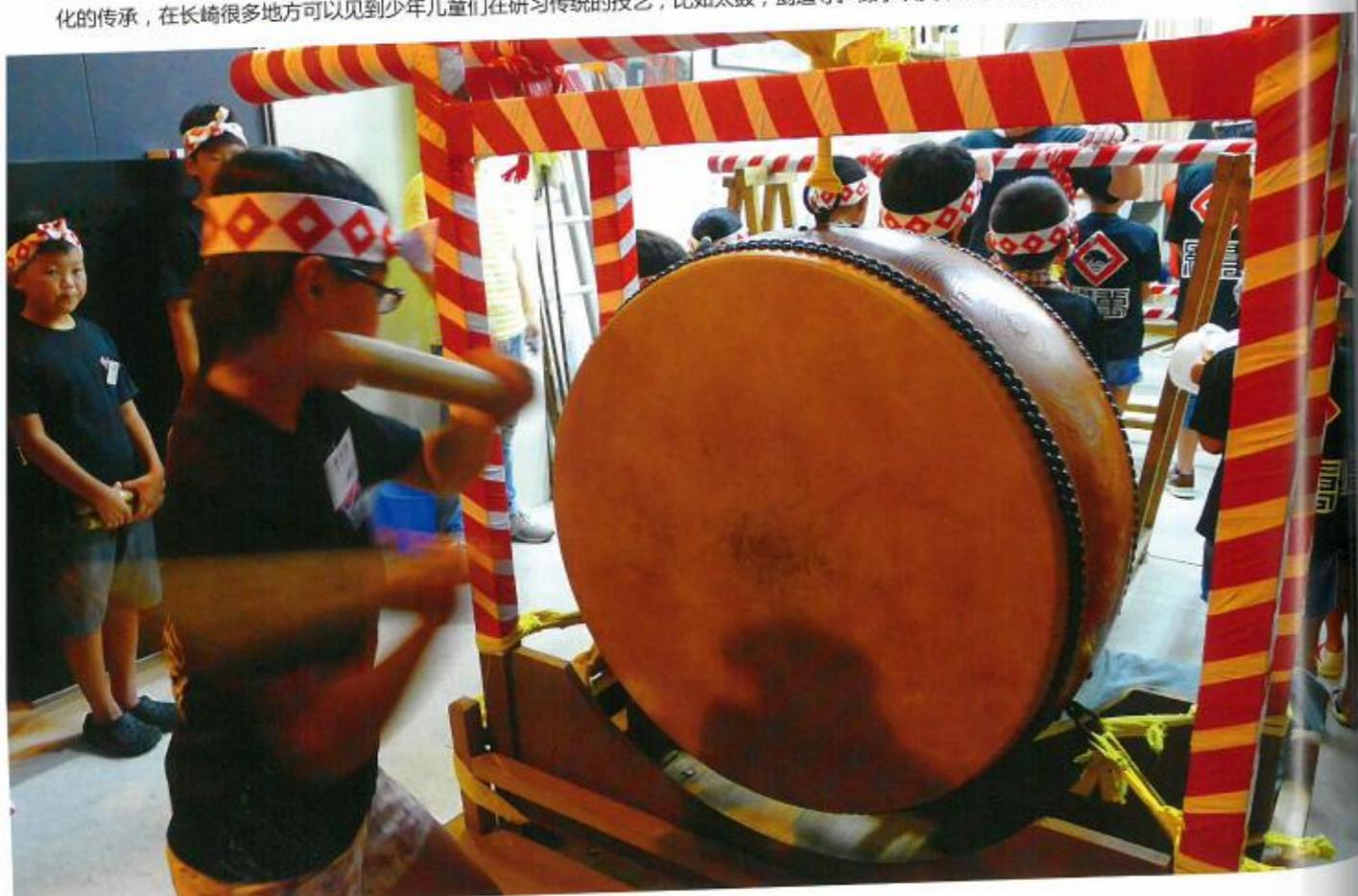
说到长崎人的饮食习惯，其实都和中国息息相关。长崎人的饮食总有一丝甜味儿，根源何在呢？原来，早年海上贸易时，海船的货物大多是瓷器、茶叶、香料、丝绸布匹之类，为了航行的安全，船家被迫要带上“压舱石”。聪明的中国商人很快找



(上图)长崎鱼类批发协会理事长山内一弘是长崎鱼市场著名的老帅哥，山内一弘按季节来调整销售。春天里真鲷卖得最好，夏天里数竹夹鱼好卖，秋天一定要多进鲐鱼，冬天是𫚕鱼的大卖之日。山内一弘和儿子一起努力协作，把生意做得有声有色。(下图)日本社会很重视文化的传承，在长崎很多地方可以见到少年儿童们在研习传统的技艺，比如太鼓，剑道等。做事认真，坚忍不拔的性格，从小就开始培养。



(上图)在海边小镇小滨的历史资料馆，也就是小滨最早的温泉看护者本多家族的故居里。馆里展示了很多精美的日本和服式样。让我吃惊的是，一副明治十五年(1882年)七月为本多汤太夫写的《小滨温泉记》，居然全部是中文写成！(左下)江户时代武士装束的男子从长崎重建的荷兰人建筑里走出来，在日本闭关锁国的年代，除了中国，荷兰是另一个开通日本对外贸易的国家。(右下)著名俳句诗人种田山头火也曾是小滨温泉的常客。





(左上)1991年母亲去世的时候，在母亲的病床前，王国雄终于听到了母亲对这个当年不争气儿子久违的赞许。他的妹妹王玉英在母亲生病后，也义无反顾地从东京赶回来，成为哥哥的事业帮手。因为事业心很强，这位美丽的二代华侨姑娘居然错失了婚嫁的机会。



(左下)长崎什锦面是当地著名的美食，汤是精心调制的鸡汤，另外还有约20种配料，是长崎最受人欢迎的中华美食之一。(左中、右图)长崎桌袱料理店的副支配人冈山浩司是一个略带腼腆的中年男子，他给我们介绍了桌袱料理的来龙去脉后，还推荐了其中他最喜欢的三道菜。

饮食·长崎什锦面与桌袱料理

王国雄的梦想是，争取把父母创立的老字号传下去，再把有120年历史的长崎孔庙修葺一新。

到了更好的解决办法，他们先到南洋购买麻袋装的砂糖，代替“压舱石”。中国的海船抵达长崎，其他货物一抢而空后，中国商人就把船舱底下的砂糖也拿出来销售一空。因为海船多，砂糖数量巨大，价格自然也不贵。于是，长崎人就慢慢养成了无论做什么菜都放一点砂糖的习惯，一直延续至今。

“你要问日本人为啥喜欢放糖，他们自己都说不清楚。认真研究历史，就会得到答案。”李文亮说，“所以，长崎和中国很亲近，我们要多宣传这些正能量，促进中日的民间友好交流。”

100年前，一名福建人为了让来到日本的同胞

吃饱吃好，发明了一种菜式，这就是长崎什锦面，被称为“chanpon”，源于福建话“呷饭”。做法是用鸡汤煮碱水面，再加入猪肉、鱼糕、香菇、蔬菜等食材，一碗下肚果真是营养又解馋。

现在长崎中华街上的“江山楼”就是提供美味长崎什锦面的老字号，它的主人是老华侨王国雄和他的妹妹王玉英。70多岁的王国雄属于事业心强、老当益壮的类型。可是当他谈到自己的父母、当年的第一代华侨辛勤劳苦的经历时，还是激动得眼眶湿润起来。

王国雄的父亲来自福州的福清县，母亲则来自

江苏。1946年，他们俩在长崎正式创办“江山楼”。

“我是一个笨小孩。”王国雄说，“父亲在我15岁那年去世。那时我学习不好，还有神经衰弱，大家都觉得我会一事无成。”

17岁那年，王国雄下定决心从高中退学，作为老大，他下面还有2个弟弟和3个妹妹，他必须赶紧分担单独抚养6个孩子的母亲肩上的重担。那时候，日本的经济还在发展中，来餐馆吃饭的人不多。王国雄大部分时间是骑自行车送面条上门，外卖服务一干就是15年。除了睡觉就是工作的王国雄说，“父母言传身教，没有付出，哪有回报？”

如今的长崎“江山楼”已经拥有1间食品加工厂、3家店面、两个小卖部，员工达到180人，他们几乎都是当地的日本人。

为了表达自己对父亲的愧疚和思念，王国雄名片上的“江山楼”董事长一直印着父亲的名字——王玉官。

王国雄作为第二代华侨，有着很强的爱国情怀。作为长崎华侨总会的会长，他说自己的梦想：一是

争取把父母创立的老字号传统传下去，二是要协调长崎华侨们的力量，把有120年历史的长崎孔庙和博物馆修葺一新，更好地为促进中日民间文化的交流、推广中华文明做出更大贡献。长崎的孔庙始建于1893年，土地和地面建筑属于中国政府的财产，这在全世界各地的孔庙来说，都是无独一无二的。

日本料理一般都是分餐制，可是作为长崎著名的宴会料理之一的桌袱料理，和普通的日式料理完全不同，也有着千丝万缕的中国元素。吃桌袱料理时，大家围坐在圆桌旁，菜肴盛放在大碟子里，各自取食。桌袱料理据说是在江户时期长崎人与中国人交流的过程中产生的，经过多年的日积月累，里面不仅有日本料理、中华料理，还加入了南蛮（荷兰）料理，形成了长崎特有的“和华兰”料理。

最核心的菜叫作“穴子真丈”，里面有星鳗鱼肉配鱼膏、长崎土鸡卷胡萝卜、竹笋和香菇。凉菜有小茄子、冬瓜、南瓜。

接下来是“角煮”，按人头每人一块五花肉，取

瓷器·赶超中国与未来危机

清末民初，日本陶瓷工艺水准超越中国。不过，近年改变的饮食文化也直接冲击着传统的陶瓷业。

自于长崎最有名的猪肉，做出类似中国红烧肉的感觉。

第三个据说是南宋时代从江苏金山寺传过来的调味酱，配上带花的新鲜小黄瓜，还有，青梅豆腐风味烤鲈鱼。

女服务员登场，说完“敬请享用鱼鳍汤”以后，桌袱料理宴席才正式开始。如果客人要喝酒干杯，也是吃完鱼鳍以后才进行，这是桌袱料理独特的用餐礼仪。

“民以食为天”。源自于中国的桌袱料理，在日常生活的层面再次解读了中国文化在长崎社会中的巨大影响力。

明朝后期，来自朝鲜半岛和中国的瓷器工人来到日本，在长崎一带定居下来，直接把日本的陶瓷技术水平推上了一个新台阶。这段时间，日本九州地区的波佐见烧、有田烧、三川内烧等一批窑口烧造的陶瓷，虽然在质量上还无法和中国景德镇的瓷器相比，但是他们已经可以保证日本当地的需求了。

中国的瓷器自宋代达到单色瓷的高峰，元代开始烧制青花瓷，到明代的永乐宣德年间达到极高的水准，举世闻名。清代康熙和乾隆朝的青花和五彩瓷器蜚声海外。

不过，在永乐皇帝派郑和七下西洋之后，大明王朝开始实行海禁的闭关锁国政策，除了逼得一帮沿海的渔民迈上了武装走私道路以外，还使得明朝中期以后中国的造船业衰落得一塌糊涂，再也造不出郑和年代的先进大船了。同时，海禁使得海外贸易一下子中断，各国对中国瓷器的需求却没有减少。于是，日本瓷器的第一次发展机遇到来了。

就在17世纪中叶，中国爆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大明王朝开始崩溃的岁月，中国瓷器已经无法出口，初具规模的日本陶瓷开始接受少量海外的陶瓷订单。

中国的大清王朝建立后国力恢复很快，陶瓷也再次领跑世界。这时候的日本瓷器在工艺上仍然全面落后于中国，瓷器的图案和形制基本上还处于继

续模仿中国青花瓷的阶段。直到清中期以后，清朝也开始像明朝一样实行海禁的闭关锁国政策，随后的种种战乱导致国力消耗殆尽，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后彻底崩盘。

这个时期，日本的陶瓷真正开始追上中国，并且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实现了工艺水准的超越。明治维新以后，直到昭和年间，日本九州地区的青花瓷已经接近或者说达到中国康乾时期的水平。而中国的陶器从清末到民国、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一直无法得到稳定的环境，不仅没有进步，反而退步许多。新中国建立后，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陶瓷业才得到喘息的机会。但是，这时日本陶瓷业已经远远领先了。

绿油油的稻田让人联想到秋天金黄的收获，我们乘车上山实地观察了波佐见的一处梯田，翻过一座小山就是一个村子，村里很多人家都制作陶瓷。村里有一个农家乐餐馆，叫四季舍。屋子里还保留有过去的火塘，以及火塘上面已经熏黑的藤架，上面原来是可以吊挂烧水壶的。客厅内还高挂着一个书法条幅，是五个中文毛笔字：“仁义礼智信”。

午后在波佐见的一个小镇边上，我们拜访了一位当地的陶瓷工艺大师平尾正美。在一间略显简陋的工作室内，我们和这位略显内向的艺术大师攀谈起来。

与出产艺术品的有田烧不同，波佐见烧一直致力于生活用瓷。平尾介绍说，波佐见烧的磁石矿采自于熊本县的天草，在佐贺县的嬉野加工成瓷土，青花釉料则出自于有田。

平尾制作的最大尺寸是高30厘米、直径40厘米的花盆。因为烧制的时候要缩水20%，所以制坯的时候尺寸还要大。因为传统的手工拉坯力量不够，转速不高，制作高或者长的大型坯胎的难度很大。所以，几乎所有的陶瓷手工制作都开始用电力转坯。平尾的功力主要是在制坯上，他喜欢的青花瓷图案



(上图)平尾今年63岁，父母务农，家里一直种植水稻。他原本在大阪从事室内装饰工作，直到父亲去世才赶回来。因为佐世保有制造陶瓷的传统，平尾拜在当地最有名的陶瓷大师中村平三的门下，开始长达10年的学徒生涯，50岁以后才开始建立自己的工作室——LOKULO工房。(下图)长崎的孔子庙是全世界的孔子庙之中，唯一一个清政府与当地华侨共同修建而成的。





(上图)温泉小镇小滨的早晨，当地的中学生在海边苦练，准备参加一个月后的艺术比赛。(下图)长崎的小伙子七条达马在长崎和上海的航线上学习烹饪，后来他自己回到家乡云仙，在1917年创立了九州酒店。90多年后，他的曾孙七条彰宣从美国费城留学回来，开始接手家族的酒店事业。七条彰宣的太太不仅仅是美丽的贤内助，还亲自上阵为酒店的一间百年餐厅造势。



(上图)日本的和服来自于中国的唐朝。日本社会把很多与中国有关的事物都冠以“唐”字。而在中国，唐代的文化传统已经丢失不少。(下图)长崎是一个海洋城市，金枪鱼是日本受欢迎的海鲜，在很长的历史阶段，是海洋，而不是草原，解决了日本人主要的动物蛋白来源。



豪斯登堡的环保理念

豪斯登堡是日本最大的“旅游城”，是在1980年代，日本经济最繁荣背景下一时冲动出来的项目。几经转手，路在何方？



(上图)豪斯登堡不仅是一个单纯的主题乐园，而是要建设一个未来的环保实验都市。地上建筑虽是17世纪的荷兰街景，但在看不见之处则采用了最新的科技。(下图)目前，豪斯登堡的门票价格是5900日元，一天的通票，除了外包出去的“海贼王”和“摩天轮”等少数几个项目外，可以免费玩园内95%的项目。有意思的是，去年豪斯登堡的10多万海外游客中，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客人居然就占到70%！



通常是麦穗、樱花和葡萄。

对于波佐见烧的未来，平尾显得忧心忡忡。近年来，日本的饮食文化悄悄改变，直接冲击着传统的陶瓷业。一是经济不景气，使得瓷器的订单不断减少；二是大量的瓶装、听装饮料开始控制年轻人的生活，喝茶用的陶瓷市场不断萎缩；三是家用玻璃和塑料器皿增多，进一步挤占瓷器的份额。这样一来，日本的传统陶瓷业面临很大的冲击。

波佐见的各类陶瓷作坊大约有100家，现在超过90%的工艺传承都有问题。因为工作很辛苦，收入又缺乏保障，年轻人都不感兴趣。平尾有一个33岁的儿子和一个30岁的女儿，都不愿意再干陶瓷。

“现在日本盛行快餐文化，只有老年人还喜欢用陶瓷啦！”平尾一直送我们到村外。我们的车启动开走时，透过车窗，我还能看见在绿油油的稻田旁向我们挥手的这对陶瓷工艺大师夫妇略显孤独的身影。

豪斯登堡位于长崎大村湾中，占地152公顷，面积比东京迪士尼乐园还要大两倍，是亚洲最大的休闲度假主题公园。园内开掘了6000米长的运河，11座博物馆，12处娱乐设施，70家购物中心，44家餐厅。整个园区的规划以荷兰女王在海牙的宫殿为蓝本，具有浓郁的欧洲风情。城堡内部，在高达19公尺的宫殿中央，有希腊十字形圆顶大壁画，以战争与和平为主题。从1988年开始，历时4年完成，耗资25亿美元，场面恢弘壮观。

电力消耗一部分来源于园区内的10组太阳能发电设备，豪斯登堡一天的发电量相当于长崎的250户人家的耗电量。光伏发电确保了绿色能源的利用。同时，收集天然气发电产生的废热进行再利用，产生高压蒸汽后作为冷暖气的来源。

园区内通过人工运河引入海水，通过对海水潮汐的自然特点的利用来进行自然水的交换，防止了运河水的混浊和水质恶化。废水经过三次处理可循环

再利用，可使用在冷、暖气之冷却系统与厕所的冲水，多余的水用来浇洒花草，让一滴废水也不流入大海。6公里的人造运河，没有采取其他地方的水泥修建技术，而是采用泥土和天然火山岩的石块来建造。岩石的天然缝隙给鱼虾类生物留下了生存繁衍的空间。

豪斯登堡的国际营业部朴松虎先生来自中国的吉林延边，曾在长崎国际大学留学，已经在这里工作10年。他告诉我们，豪斯登堡有900名正式员工和400名临时工，去年接待游客180万人，营业收入达到36亿日元。其中，门票收入占20%，餐饮收入占20%，另外60%的收入来自于4家酒店。

曾在中国天津工作过的国际营业部课长大久保将先生补充说，豪斯登堡的未来发展，不仅仅是在主题公园上，而是要引进医疗、教育和环保的项目，把豪斯登堡作为商业观光城市来全面发展。

人类学专家张曦副教授认为，豪斯登堡这个主题旅游城，硬件设施相当好，当年是几乎一砖一瓦都是从欧洲进口的。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它的观光内在的缺失。要解决观光产业的核心问题，就要在内容上还得下工夫。比如说，这是亚洲最大的“荷兰城”，可是，在城里，你却看不到一个荷兰人！徒有其表是不行的。这方面要有计划，引入真正的荷兰人，来开商店，来做表演。“但是，难度在于，欧洲历史上，流动迁徙和表演，从来不是荷兰人的生活特点。”他补充道。

就在豪斯登堡不远的地方，就可以看见长崎国际大学的美丽校园，10多个在豪斯登堡勤工助学的中国留学生就来自这里。如今在长崎的中国留学生总数超过1千人。历史是这样的相似，数百年前长崎只有6万人口的时候，中国人就有1万人。现在又有如此众多的中国学生东渡长崎。

中日友好交往的历史，既有传统，又必然要开辟未来。DEEP